

崇川往事

陈完的《皆春园集》

◎徐继康



汤显祖画像与《皆春园集序》



在南通州的历代文人中,陈完肯定算不上鼎鼎大名,许多人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,但他的《皆春园集》为汤显祖所序,仅此一点,就足以让相当多的人羡慕嫉妒恨了。

陈完是陈尧的三弟,许多书中记载为二弟,比如《一经堂诗话》,比如《崇川诗钞》。陈完确实是老三,这在《陈氏家乘》里有明确记载,陈尧的《同季弟名甫过钟秀山伴云窝》诗里说得清清楚楚,陈完本人也有一首《蒲塘卷为仲兄赋》的七律。陈家的老二叫陈冠,号蒲塘,失其字。陈完,字名甫,号海沙。

陈完很小的时候,他父亲就病逝了,兄弟仨依靠母亲邵氏艰难度日,那时,老大陈尧才七岁。常言说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就在陈完而立之年,他家果然出现了转机,首先是哥哥陈尧考中进士,接下来两个侄儿,也就是陈冠次子陈大壮、陈尧之子陈大科也考中了进士。陈尧官至刑部左侍郎,陈大壮曾任山东左参政,陈大科更了不得,累官总督两广兼巡抚,进都御史,卒赠兵部尚书。一时间,陈家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其实,陈完本人也相当优秀,幼年跟随哥哥读书,颖敏过人,就连陈尧都感叹:“此吾家千里驹也,将何所不至。”嘉靖二十五年(1546),陈完中丙午乡试举人。据通家子卢纯臣记载,当年考官沈凤冈、吴中江“相与赏先生文,而盟先生第一”。就在大家非常看好他时,他却“五不赴春试”,原因很简单——“以母老”。在母亲九十三岁去世后,他被选为都察院都事,但仅一拜章服而已,也不就。他在城西建了个“皆春园”,与六七个同好、三五个故人子,以及外地慕名而来的文人骚客,终日“翱翔象外,澡练神明,吞吐山川,酝藉烟霞”,做起了世外闲人。他享了大半辈子的清福,在八十一岁那年驾鹤西去。

陈完没有儿子,用《一经堂诗话》的话讲叫“抱伯道之痛”,遂以二哥陈冠家的老四陈大乾为嗣子。他这一支的子嗣确实艰难,到了陈大乾孙子陈宏裔的时候,又没有儿子了,便过继了陈尧的五世孙陈世昶

为嗣。陈宏裔、陈世昶都是当时很有名的文人,文采斐然,著作很多。

陈完早年善病,母亲不许他多写文章,认为呕心剜肠对身体不好。他不敢违忤母意,自中举后,不亲铅槩二十余年,有时技痒不能禁,触境而哦、沿事而答,但门外来求诗求题者实在太多了,他只能婉言谢罢。有人私下说,陈海沙飘飘有陶谢之才,真是太可惜了。谁知到了晚年,他病魔尽却,精神越来越好,下笔诗文,简直就是“腕如悬瀑,天垂惊涛”,佳作层出不穷。侄儿陈大震、陈大壮与他商量,伯父陈尧的文集已经刊印,准备把您的作品也结集行世,谁知,老先生的态度却是“弗许”。后经卢纯臣的指点,哥俩不再禀告陈完,而是直接搜集他历年来的诗文,汇成一集,以园为名,于是,这世间便有了这本《皆春园集》。

汤显祖为《皆春园集》作序,其实他根本不认识陈完,但他与陈大科为京中旧友。昔日在京师时,陈大科曾经出示父亲陈尧的著作,汤显祖称赞说:“甚流博焉。”有人曾告诉他,陈大科的叔父陈名甫也是卓尔不群,他就开始留心陈完的著作。汤显祖与陈大壮的三弟陈大益也极熟,两人时常往来。在某次通信之后,汤显祖挥笔写了这一篇《皆春园集序》,时在万历十五年(1587)仲春二月,时任南京太常寺博士,正七品,那一年,他三十八岁。

然而,此序并没有收入汤显祖的《玉茗堂全集》,具体原因不得而知。但陈家人倒很重视,把它放序文的第一篇,后面才是姚汝循和袁随的序,那两人都是嘉靖三十五年(1556)的进士,姚汝循官拜大名知府,袁随曾任四川布政使,在当时,无论资历、职务、地位都远远高于汤显祖,妥妥汤显祖的前辈。但把汤序置于《皆春园集》集端,足见陈家看人的眼光绝对非同寻常。

《皆春园集》共四卷,卷一、卷二为诗,卷三为序文,卷四为账词、祭文、墓志铭、墓表与行状。陈完的诗,各体皆能,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七绝,其中又以七律最为擅长,内容不外乎题赠、送别、记游、社集、

唱酬、寿庆一类。在他的诗里,我们见到了明代嘉万时期南通州一个文人的日常生活,也似乎见到了那时社会隐约的一角。在他的诗里,我们见到了他的家人,如陈表、陈尧、陈冠、陈大震、陈大益、陈大伦。还有黄汝清、凌琅、高启新,这些都是万历《通州志》里的人物。他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——自嘉靖三十三年(1554)以来,倭寇来犯通州,大肆焚掠,所过之地,鞠为茂草,陈家也遭遇毁屋之痛,在这期间,陈家避寇于仪征、淮扬等地,陈完皆有诗记之,如《避倭》《狼山血战卷赠朱贰守二首》等。《皆春园集》最有价值的是序文与账词那一部分,在这些文字中,我们看到当时通州执政者如曹金、游天廷、李汝杜、翟澄、李锡、欧阳时、黑孟阳等人忙碌的身影,他们为了江海子民,为抗击倭寇一直奔劳不息。陈完的记载,丰富了历史细节,给后人留下了颇为清晰的画面。

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汤显祖在序中还说了一件事,除此《皆春园集》外,陈完还著有《杂剧二十种徐》,与其诗歌一样,“整御流映,各极其体”,他说陈名甫“笙歌华黍以娱其亲,清讴少吕以游其宾,海上之欢已为至矣”,评价可谓高极了,可惜这杂剧二十种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。据《五山耆旧集》记载,陈完有《词场合璧》十卷,许多人猜测《词场合璧》是否就是那本戏曲集?《皆春园集》卷三恰好有《词场合璧小引》一文,陈完说这十帙《词场合璧》正是他“感时忧事,触目激衷,辄著杂剧填新词”之作。他对这些作品极为自负:“凡声之高下、字之阴阳,靡不依之九宫,得之三昧,揣切分别,务臻妙境。”确实,在《教戏》《教舞》《中秋集卢子敬、朱右文、吴潜孺以不见月,用家乐侑觞,席上限四韵各赋四首》等一些诗中也透露了他这一平生癖好,就不知道他那些“盖有深意焉”的戏曲对汤显祖有没有启发?汤显祖写序的这一年,正是他临川第一梦《紫钗记》改成的那一年。这一年,距离他那部千古传奇《牡丹亭》的问世还有十一年。

海陵旧话

海安俗语里的地名

◎程太和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的语言里有一方水土。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特色地理的地方,海安俗语里,自然少不了海安地名的身影。

◆六家窑着火——窑烟(谐音“谣言”)

海安北乡原古贲、隆政交界地有个地方老地名“六家窑”。该地属粘性土壤,境内的沈、袁、二宋、二姚等六家,世代便以烧砖制瓦为业,积累丰富经验,所制砖瓦名闻遐迩。清末民初,远销如皋、南通、泰州、扬州等地。从此,该地区形成了“六家窑”这一历史地名。六家窑的土窑天天烧窑,窑里冒的烟就是窑烟,谐音“谣言”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,说六家窑着火了,不真实,此为“谣言”也。

◆立发桥的保正——史正(谐音“死症”)

立发桥在海安镇东南9华里,是一个古老的地名,民间有“先有立发桥,后有如皋城”的说法。清光绪年间,立发桥的保正(实行保甲制度后称“保长”)名叫史正。史正与“死症”谐音,喻事情已成定局,无法挽救了。

◆西场巡检司——吃饭不管事

西场在海安东27华里。抗战前属如皋县管辖,今属海安开发区。相传,清朝中期,西场有个人承蒙祖荫,花钱捐了个巡检司的职位,但这个人什么事都不懂、什么事都不管,只是每天逛逛街,每年年底到如皋县衙领点薪水而已。估计他捐的钱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薪水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,有些人只会吃饭,不会做事。

◆丁家所看会——老等

丁家所(今海安市李堡镇南郊丁所集镇)在海安东36华里。过去,丁家所一年有两次大的迎神赛会活动,一是“灵官圣会”,二是“鱼篮会(又称‘鱼灵会’)”(《南通市志》《海安县志》均有记载)。迎神赛会时间大多在临近中午时分进行,但看赛会的人怕错过时间,往往很早就赶到了,就得老等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,时间赶得太早了,只能干等。

◆李堡人出门——四十五

李堡是海安的三个老县属镇之一(海安、李堡、曲塘)。李堡到周边的海安、如皋、富安、三仓、弶港、栟茶、双甸、丁堰、东陈等城镇的距离都是45华里。因而也就有“李堡人生得苦,出门要跑九个四十五”“李堡人出门——四十五”的说法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,路途很远(过去人出门都是步行走路,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),要耐着性子。

……海安相关的俗语还有很多很多,有些人们还记得,有些已被遗忘。无论记得或遗忘,它们都是海安历史文化中的片片剪影。记住它们,也是一种文化传承。